

劍玄錄

(中)

● 古龍



82

劍玄錄

(中)

● 古龍 ● 鷺江出版社



目 录

三十三、蓝髯客.....	(1)
三十四、活死人.....	(17)
三十五、一夕谈.....	(27)
三十六、药王爷.....	(48)
三十七、失心女.....	(60)
三十八、魔心眼.....	(66)
三十九、扁鹊书.....	(86)
四 十、病美人.....	(97)
四十一、魔鬼岛.....	(105)
四十二、剑门劫.....	(125)
四十三、不归谷.....	(135)
四十四、剑老怪.....	(143)
四十五、一剑仇.....	(158)
四十六、恩怨难.....	(173)
四十七、缚龙索.....	(182)
四十八、不苟同.....	(197)
四十九、飞龙步.....	(212)
五 十、海上漂.....	(220)
五十一、教不严.....	(235)
五十二、葫芦岛.....	(248)

五十三、玄龟集.....	(257)
五十四、海底洞.....	(273)
五十五、无名氏.....	(292)
五十六、劈山拳.....	(297)
五十七、归途中.....	(313)
五十八、铁网帮.....	(324)
五十九、鱼肠剑.....	(332)
六十、母之罪.....	(351)
六十一、变肘生.....	(367)
六十二、哭无泪.....	(374)
六十三、双喜宴.....	(387)
六十四、真相白.....	(409)
六十五、情何堪.....	(415)
六十六、月形门.....	(434)

三十三、蓝髯客

点苍山顶横亘数百里，要想去找一座尼庵谈何容易，芮玮与林琼菊走了一个多时辰，仍不见尼庵何处？

芮玮怕林琼菊劳累，正要憩一会，林琼菊指着前方道：“大哥，你瞧，那里有一栋屋宇。”

芮玮随她指着的方向望去，果见一里前有一栋隆起的建筑物，但因白雪覆盖，看不清是否尼庵，便加快步子向该处走去。

走近一看只见是栋蓝墙蓝瓦的院落式屋宇，看那气派像是一座大尼庵，但尼庵怎会用蓝砖蓝瓦盖成，心下起疑，便道：“恐怕不是一灯神尼的住处，咱们又找错了。”

林琼菊道：“不会吧，点苍山顶终年积雪，谁会在这里盖这么一大栋的屋宇，八成是神尼修行的地方。”

芮玮摇头道：“一定不是。”

他刚说完，院门打开走出两位妙龄尼姑，高声问道：“何方贵客驾临敝处？”

芮玮笑道：“还是菊妹说对了。”心想：“这里既有尼姑，那一定便是神尼修行的地方，但不知野儿住在何处？”随即答道：“在下芮玮求见一灯神尼。”

一位身材较矮的妙龄尼姑走上前，笑道：“原来是芮公子，久仰公子大名，怎么来到咱们这儿？”

芮玮闻言一怔，心想这哪里是出家人的口气，出家人该称来客为施主，怎么称起公子了？

另一位妙龄尼姑接道：“公子长得好像，到咱们屋里喝盏茶再走吧？”

林琼菊在旁见她们两人尽向大哥抛媚眼，讲话又嗲声嗲气，不由心中有气，说道：“谁要喝你们的茶，咱们要见神尼，不是来喝茶的！”

较矮的尼姑笑道：“哎哟，好凶！我说芮公子她是您的什么人？”

芮玮眉头一皱，有点不悦道：“请向令师传禀一声，芮玮求见。”

较高的尼姑笑道：“你要见咱们的师父？正好，他老人家也要见你。”

芮玮道：“就请传见。”

较矮的尼姑道：“可是话要说在前头，咱们的师父不是尼姑喔！”

芮玮以为她们故弄玄虚，心中有气道：“那你们也不是尼姑啦？”

两位尼姑同时道：“本来嘛，咱们哪里是尼姑呀！”

林琼菊讥讽道：“不是尼姑，两位一定是名门千金啦？”

较高的尼姑道：“谈不上名门，家父只是个知府罢了。”

林琼菊更是有气，向较矮的尼姑道：“那你呢？”

较矮的尼姑笑道：“请芮公子猜猜看？”

芮玮见不惯她们那种轻佻之态，摇头他望。

林琼菊道：“谁有兴致来猜，快带咱们求见神尼。”

较矮的尼姑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咱们再聊一会，等下见到师父，你们就要走了，那时想聊也没机会。”

她说这话好似在点苍山顶住了数年，没有见到外人，今天好不容易见到，得要谈个痛快。

林琼菊气得张嘴想骂她几句，忽听一阵洪亮的声音传来道：“紫凤、玉凤，叫你们看是谁来，怎么聊起天了？”

只见院门走出一位蓝衫大汉，满面蓝色的胡须，身高体壮，相貌威风凛凛，好似古时的大将军。

两位尼姑退到一旁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师父来啦，快去拜见！”

芮玮一看她两人的师父果真不是出家人，心想看这两人言语轻佻，师父也不会是好人，懒得与他相见，牵起林琼菊的手回身就走。

蓝衫大汉叫道：“好小子，敢对我无礼，站住！”

芮玮听他话声凶霸霸的，激起怒气，转回身说道：“无礼便又怎样？”

蓝衫大汉见芮玮对自己果然无礼，一怔之下，竟忘了回话。

芮玮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天下哪有尼姑的师父是个大男子，我看你们一定不是好人。”

蓝衫大汉突然哈哈一声大笑，也不打话，一拳击出。

那一拳当胸而出，是再也平凡不过的一招，但芮玮一见

却知那一拳后含有无穷的杀着，不敢大意，双手一封。

果然拳未至，蓝衫大汉手一沉，左手不知怎地，霍然而出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打在芮玮的脸颊上，清脆响亮。

芮玮一封之下，本也有极厉害的攻招，那知攻招未出，先被蓝衫大汉打了一记耳光。

至于这记耳光是如何出掌，以芮玮这时的武学底子亦看不出所以然来，竟是迷迷糊糊的被打到。

芮玮心中凜然一惊，抑住怒气，反攻一招。

蓝衫大汉一拳横扫而出，击向芮玮攻来的那招。

芮玮心想：“你以这样简简单单的一拳来挡我的攻势，岂非自取其辱？”暗中以为蓝衫大汉定要被自己还击一拳。

看着将要得手，这一掌打在他脸颊上，挽回面子，忽觉手上的劲道被化开，一掌顿时落空，仔细看去，蓝衫大汉又是候出左掌将自己的攻招化解无形。

芮玮大失所望，实不知蓝衫大汉左掌是如何出招，再要变招攻去，蓝衫大汉横扫的右拳斗然化掌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另面脸颊又吃了一记耳光。

这两记耳光打得芮玮怒气全失，代之而起的是满怀伤心，暗中叹道：“此人面艳粗鲁，其实掌法精妙远超自己。”

他自知再用空手对敌，非再吃耳光不可，急忙掠身后退，拔出木剑。

蓝衫大汉看他拔出木剑也不追击，芮玮一剑在手精神陡振，却听蓝衫大汉哈哈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早该拔剑啦。”

芮玮一剑刺出，蓝衫一拳将芮玮那剑震开，摇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快使海渊剑法。”

芮玮听他道出海渊剑法，再想到名唤紫凤、玉凤两女尼，一听到自己报名便甚熟悉，想来一灯神尼也告诉他们自己要来，由此可见一灯神尼与蓝衫大汉相交非浅。

蓝衫大汉能与一灯神尼相交同处点苍山顶，就难怪掌法玄妙，看来他的武功不下于红袍人。

想到这里，便道：“好！”

木剑倏地刺出，正是海渊剑法。

芮玮陡遇强敌，出剑毫不容情，心想就让你尝尝海渊剑法的厉害，这第一招是喻百龙传的无敌剑。

蓝衫大汉知道海渊剑法的厉害，不敢有丝毫疏忽，立即展出最得意的掌法，这套掌法是他数十年精力所创。

芮玮把那招无敌剑练得熟得不能再熟，凭以往的经验，暗忖：“这一剑虽不能将你打伤，也要使你手忙脚乱。”

却见蓝衫大汉双掌同出，掌到中途，眼看就要被无敌剑拍到，其时芮玮所布下的剑光，蓝衫大汉绝难逃脱。

霍然蓝衫大汉左掌击在右掌上，两掌相交，“啪”的一响，响声未毕，双掌分开，幻出无数掌影。

此时芮玮只见掌影不见人影，顿时那招无敌剑击空。

芮玮心中微微吃惊，行动却毫不迟缓，跟着又是一剑，那一剑是残臂叟所传的大愚剑。

此剑威力绝不下无敌剑，只见蓝衫大汉左掌击右臂上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响后，仍然化出层层掌影。

大愚剑刺进掌影中，不见伤敌，也落空了。

芮玮惊慌之态已现于形，迅即连续展出洪水剑、大龙剑、伤心剑。

蓝衫大汉掌法变快，芮玮击出三剑，他不是以掌击掌，就是以掌击臂，或是以掌击肘，每一相击的响声中，化出精奇的掌法。

芮玮三剑击完，三剑击空，蓝衫大汉毫无损伤。

打到这里，芮玮收剑不斗，一声长叹，心想海渊剑法世称第一剑法，但到自己手中不起作用，陡呼奈何！

两记耳光只有被蓝衫大汉白打了，蓝衫大汉见他不斗，笑道：“怎么不斗了，莫非自知打不过么？”

芮玮点点头，慨然道：“你掌法精妙，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我对你无礼任凭处置！”

蓝衫大汉挥手道：“你去罢，你承认输了，就得了，还处置什么？”

芮玮微一抱拳表示谢意，牵起林琼菊的手。

林琼菊望着他，轻唤一声：“大哥！”

这一唤道出无尽的爱怜，用不着再多说一字，足以表出她心中的关怀。

芮玮道：“咱们走罢。”

转身才去数步，只听蓝衫大汉得意地笑道：

“那丫头说海渊八剑天下无敌，简直骗人！”

话中的意思把海渊八剑小瞧了，芮玮听到这话心有不甘，回身道：“海渊八剑确是天下无敌的剑法。”

蓝衫大汉大笑道：“要是天下无敌的剑法，你为何使到第五剑便自知不敌，不敢再使了？”

芮玮道：“攻招中我只会五剑，要再使也无法可使。”

蓝衫大汉脸色忽变，问道：“还有两剑呢？”

芮玮道：“那两剑我没学。”

蓝衫大汉脸上茫然，心中却道：“仅会五剑攻招，便逼得我施出‘化神掌’，而且只能守不能攻，倘若八剑学会，我是非败不可了。张丫头说海渊八剑是天下第一等剑法倒非吹嘘！”

芮玮见蓝衫大汉再无问话，正要离去，蓝衫大汉忽然开口道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

芮玮道：“去求见一灯神尼。”

蓝衫大汉道：“你八剑未学会，还去见她做什么？”

芮玮道：“在下此来点苍山，势在必见。”

蓝衫大汉摇头道：“张丫头和你说什么来着？”

芮玮心知他说的张丫头便是一灯神尼张玉珍，回道：“一灯神尼传言说：若未学会八剑来点苍山见她，必然对在下不利。”

蓝衫大汉道：“岂止不利，我劝你不要去。”

芮玮知他是番好意，道：“多谢相劝，我命一条，难道一灯神尼会要了我的命。”说罢，昂然走去，林琼菊跟在他身旁，亦是毫无惧色。

蓝衫大汉忽道：“且慢！”

芮玮才停下身，只觉手背一麻，牵着林琼菊的手不由放开，返身看去，林琼菊已到蓝衫大汉手中。

芮玮怒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只听林琼菊叫道：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……”却不能动弹，显是穴道被制。

蓝衫大汉笑道：“你去送死，可别叫她陪你送死。”

林琼菊仍是不停的叫道：“谁要你管，快放开我！大哥，大哥，来救我啊？”

芮玮见林琼菊被蓝衫大汉挟在腰中，不知蓝衫大汉到底是何用意，不敢轻易上前相救，怕蓝衫大汉一时火起对林琼菊残害，问道：“你究是何种用意？”

蓝衫大汉道：“我要救她一命，你不愿意吗？”

芮玮道：“我带她去自有不使她受害之法，请你放下。”

蓝衫大汉道：“你连我也斗不过，别想打得过张丫头，自身难保，还谈什么不使她受害，要知张丫头杀起人来，可厉害哩！”

林琼菊被他紧紧挟住，气极流泪，泣道：“大哥，你还不救我，打他一顿……”

芮玮怒道：“你到底放不放她？”

蓝衫大汉笑道：“不放，不放，喂，我说小丫头你哭什么，跟我做名弟子吧？”

林琼菊边泣道：“谁要做你的弟子，你再也不放下我，我要咬你了。”

蓝衫大汉道：“别人想跟我做弟子，我还不要，我看中你，是你的造化……”

蓦地，林琼菊张嘴向蓝衫汉子手背咬去，蓝衫大汉任她咬住，动也不动，林琼菊一口咬下去，只觉咬在皮革上一般。

蓝衫大汉大笑道：“哎呀！哎呀！用劲咬呀，老夫有个怪脾气，你越是不想做我的弟子，我就非要你做不可，今天徒弟收定啦！”

芮玮忍无可忍，一步掠上，右掌劈向蓝衫大汉，左掌去抓林琼菊，蓝衫大汉身子一晃，闪向一边，芮玮两掌落空，正要再出招抢救时，蓝衫大汉一掌按在林琼菊天灵盖上，道：“你敢再动？”

芮玮见他果然要残害林琼菊，吓得急忙定身。

蓝衫大汉笑道：“你想在我手中夺她，如同白日做梦，势如登天。”

芮玮忍气道：“天下那有强迫人家做弟子的道理？”

蓝衫大汉道：“当然有这道理。”

芮玮冷笑道：“敢情你的弟子全是强迫人家做的！”

蓝衫大汉叫道：“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……”

芮玮接道：“以在下看来，你的弟子莫非全是抢来的，令得人家不做也不成？”

蓝衫大汉哇哇叫道：“紫凤、玉凤过来！”

两名尼姑走过来，蓝衫大汉道：“你们跟这小子说，可是我要你们做弟子来的？”

较高的尼姑名唤紫凤的摇头道：“谁要强迫我啊，我就是死也不愿意。”

另一位尼姑名唤玉凤的接道：“我说姑娘，你就拜咱们师父做名弟子吧，他老人家本领可大呢，你想学什么，他老人家就能教你什么。”

她这话是向林琼菊说的，林琼菊“呸”了一声，骂道：“谁像你们不要脸，出了家还不清静。”

紫凤道：“谁不要脸啦？”

林琼菊道：“我说你们不要脸，尼姑庵还能留男人住

吗？”

蓝衫大汉笑道：“丫头别弄错了，这里不是庵尼。”

林琼菊道：“不是尼庵怎会住着尼姑？”

玉凤道：“跟你说过咱们不是尼姑，怎么又乱说。”

蓝衫大汉接道：“凡我弟子皆是尼姑打扮，小丫头，你要做我弟子也得尼姑打扮。”

林琼菊嚷道：“谁要做你的弟子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

芮玮道：“菊妹别闹，这位前辈是个讲理的人，他的弟子都是情愿的，你不愿意，他定会放你。”

芮玮自知用武力不能从蓝衫大汉手中抢下林琼菊，便用话激他，哪知蓝衫大汉闻言大笑道：“今天说什么也要这丫头做我的弟子。”

只见他放下林琼菊，左手一把抓住林琼菊的发根，右手如把快刀，伸掌削过。

顿时林琼菊满头乌黑柔发应手而断，被风吹起，洒得满地皆是。

再见林琼菊头上只剩下数寸长的短发，林琼菊被蓝衫大汉突然的举动惊呆了，虽见满地长发，竟是不声不响。

芮玮实在未料到蓝衫大汉手法这么快，等看得长发落地，要抢救已然不及。

待林琼菊会过意来，心想长发齐断，不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，一定男不男，女不女，女子爱美成性，想到可能的怪样子，不禁掩面痛哭起来。

蓝衫大汉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但见他怀中掏出一把匕首，哈哈一笑，举刀平着林琼菊的头面削去。

林琼菊掩面不知，却把芮玮看得勃然大怒，不顾自身能否抢下林琼菊，一脚踏下，这一脚正是飞龙八步。

只见芮玮的身子一脚踏下后，忽然飞起，蓝衫大汉眼前一花，手中的匕首削个空，心知不妙，返身匕首向空中射去。

芮玮一招飞龙步将林琼菊抢到手中，心中大喜，着实想不到飞龙步有这等威力，连蓝衫大汉这等武学高手也防范不住，身在空中忽见匕首射来，当下依红袍人所授，扭腰一转，在空中一脚将匕首踢飞。

蓝衫大汉抬头看清芮玮在空中的身法转变，见他竟能将匕首踢飞，这等应变之快，之奇，不由得赞声：“好！”

一等芮玮落下地时，扑身而上，双掌尽快拍出，要想将芮玮身形罩住，再抢回林琼菊。

芮玮见无数掌影拍来，不敢接招，又是一脚踏下，展出飞龙第二步，这飞龙八步，步步不同，步步精妙。

芮玮一踏后身形飞起，不但将蓝衫大汉的来掌闪过，而且平着蓝衫大汉头顶飞过，伸脚将蓝衫大汉的发髻踢掉。

还亏蓝衫大汉闪身得快，否则芮玮那一脚非将他的脑袋踢碎不可。只见芮玮这次落下时，远离蓝衫大汉十余丈外。

蓝衫大汉自知要再追芮玮已不容易，大声叫道：“好步法！你会这套步法足可保住小丫头不受害，当可带她去见张丫头，我先前倒是杞人忧天啦。”

芮玮解开林琼菊被点的麻穴，牵起她手，缓步离去。

蓝衫大汉想到一件事，急又问道：“姓芮的，你那套步法跟谁学的？”

只听林琼菊道：“大哥，这人坏死啦，别理他。”

她长发被削断，心中恨死蓝衫大汉，要是芮玮武功在他之上，一定会求芮玮好好打他一顿出口恶气，但她心知芮玮武功不及蓝衫大汉，不敢相求。

两人越来越远，蓝衫大汉高声说道：“你那步法可是红袍公任有庆传授的？”

芮玮一听“红袍公”三字，心中一动，回过身来，想向蓝衫大汉问清红袍人的身份来历，正待张口欲问，林琼菊道：“大哥，红伯伯关照咱们的话，别要忘记啊。”

芮玮硬生生收回想说的话，改口道：“什么红袍公我不认识，那套步法是我家传绝学。”

蓝衫大汉耳朵何等锐利，要知他在屋中便听出外面来的客人，才派紫凤、玉凤出来一看，此时林琼菊虽低声向芮玮说话，也被他听得一清二楚。

蓝衫大汉哈哈笑道：“别要骗我，既然红袍公传你一套步法，我也来传你一套绝学吧？”

芮玮大声回道：“多谢美意，在下不愿学。”

蓝衫大汉道：“你要学，我要传你适才海渊五剑无法击败的化神掌法。”

芮玮心想那化神掌相击之间便化出无数奇妙的掌招，确是一套奥妙的武学，值得一学。

要知会武的人，见到奥妙难解的武学，都有想一观究竟的心理，化神掌能够抵住海渊剑法，实是值得探索。

林琼菊道：“这人掌法虽好，品格太坏，他的掌法大哥不要学。”

芮玮点头道：“不学也罢。”当下与林琼菊转身而去。

蓝衫大汉听到他俩的对话，气得直吹胡子，倏地拔身跃起，身子如支疾箭向他俩人的去路追去。

芮玮斗觉身后风声有异，欲待应变，已然迟了一步，只觉手背一麻，林琼菊又被他从身旁抢去。

两次被抢，芮玮皆无法适时防止，可见蓝衫大汉轻功之高，手法之快，在在出人意表。

蓝衫大汉抢到林琼菊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学不学？”

林琼菊在不觉中被制住麻穴，挟在蓝衫大汉肋下，急得大叫道：“大哥，就是不要跟他学！”

蓝衫大汉怒道：“要你这丫头多什么嘴！”翻手一抛，将林琼菊向身后掷去，呼道：“紫凤接着！”

这一掷恰好掷到紫凤手中，紫凤远在蓝衫大汉的身后，芮玮要想救时一定要冲过蓝衫大汉这一关。

蓝衫大汉道：“这次你别妄想再救，紫凤，把那丫头关起来，饿她几天几夜，看她还有精神说话不？”

紫凤遵命抱着林琼菊与玉凤走进院门。

芮玮抢道：“慢着，你们不能关她。”

蓝衫大汉笑道：“不关可以，但你得乖乖的将化神掌法学会。”

芮玮道：“天下还有强迫学艺的道理么？”

蓝衫大汉道：“跟你说过的，老夫有个怪癖，越是不愿跟老夫学艺，老夫却一定要他学，紫凤听着，这姓芮的一天不跟我学化神掌法，便一天不给那丫头饭吃，还要好好打她一顿。”